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沧桑人间道·人物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dang dai ming jia sui bi jing pin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沧桑人间道·人物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 /冯志远编 .—西安: 西安出版社,
1993 (2010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I. 当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77 号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

前言



随笔是日常生活中心情、感悟、新观点、新发现的记录。生活如浩瀚大海，博大宽广，时时处处事事都可以写成文章。有文就录，有感就发，有事就记，有理就说，率性而为，或讲述文化知识，或发表学术观点，或评析世态人情，随手拈来，不拘形式，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随笔精品，这也造就了文笔奇妙的随笔大家。

人的生命形态主要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琐事组成，大多平平凡凡，寻寻常常，随处皆是，这是生活的常态。只有那些专于注寻常琐事，并热心于生活的人，才能在其中体味出无尽的趣味，他的心境才不至于枯涩，他的心泉才不至于干涸，他一旦弄笔写作便会自然容易找到感觉，很快进入境界，并能挥洒自由。对于琐事总不放在心上的人，在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了诗意的人，其情感自然会干枯无趣，其心灵自然会顽劣粗糙，当然就很难对生活充满情趣和热爱，他的生活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和苍白无力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或许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浪花。

只有当你在生活中步步留心、时时在意的时候，



你才能从平常的生活中获得共鸣，才能生发出启迪心智的哲理，也才可能与写作结下一份良缘。其实，妙语神笔，嘉言华章是天地间早就有了的，它在随笔式的自由写作中最容易呈现出来，只是它需要凝神遐思、用心体味才能妙手偶得，才能浑然天成。

写作和其它艺术一样，只是人的一种生命享受与精神自救。用一颗善良之心、真诚之心去贴近平常生活，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，触摸时代的脉搏，寻觅真善美的所在，并忠实地将其诉诸笔端，这就是随笔的绝妙之处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领略精品散文的神韵，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“当代名家随笔精品”丛书，包括《鸟兽通人性·动物卷》《草木孰无情·植物卷》《好景春常在·景物卷》《万水千山情·游记卷》《万物亦通灵·物品卷》《万里诗书路·文化卷》《沧桑人间道·人物卷》《记忆如拾零·琐事卷》共8册。本套丛书精选了鲁迅、夏丏尊、许地山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郑振铎和戴望舒等数十位我国散文大家的随笔作品，以及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霍桑、布封等国外著名文学大师的随笔精品，这些作品都十分关注深层的历史、思想、文化以及生活等问题，内容广泛，包罗万象，大至社会世情、人生哲理，小至身边琐事、风花雪月、鸟兽虫鱼、学习心得、书籍品评、亲情友情，等等，它简洁而又精练，朴素而又优美，自然中透着情韵，博大中闪耀着智慧，凝聚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精华，是我们阅读体味的最佳范本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

目 录



- 藤野先生····· ● 鲁 迅 (1)
- 范爱农····· ● 鲁 迅 (8)
- 女杰郭耳纒 ····· ● 苏曼殊 (17)
- 碧伽女郎传 ····· ● 苏曼殊 (21)
- 愚妇人 ····· ● 许地山 (23)
- “小俄罗斯”底兵 ····· ● 许地山 (26)
- 新闻记者 ····· ● 邹韬奋 (28)
- 统治者的笨拙 ····· ● 邹韬奋 (30)
- 怀鲁迅 ····· ● 郁达夫 (32)
- 给陆小曼 ····· ● 徐志摩 (34)
- 我的心不安定 ····· ● 庐 隐 (35)
- 我所见的叶圣陶 ····· ● 朱自清 (37)
- 乞 丐 ····· ● 朱自清 (42)
- 房东太太 ····· ● 朱自清 (46)
- 刘云波女医师 ····· ● 朱自清 (53)
- 悼夏丐尊先生 ····· ● 郑振铎 (57)
- 悼许地山先生 ····· ● 郑振铎 (65)



- 贵族之巢 ● 瞿秋白 (72)
- 梅 隐 ● 石评梅 (77)
- 给庐隐 ● 石评梅 (82)
- 玉 薇 ● 石评梅 (89)
- 寄山中的玉薇 ● 石评梅 (94)
- 寄海滨故人 ● 石评梅 (99)
- 卖笔的少年 ● 柔 石 (109)
- 偷果子的小孩 ● 柔 石 (112)
- 梦苇的死 ● 朱 湘 (115)
- 想入非非 ● 朱 湘 (122)
- 她走了 ● 梁遇春 (127)
- 鲁迅先生记 (一) ● 萧 红 (130)
- 鲁迅先生记 (二) ● 萧 红 (133)
- 致约瑟芬 ● 拿破仑 (139)
- 我一生总是为你 ● 佐藤富子 (142)
- 写给少女的话 ● 华盛顿 (144)
- 胜利者 ● 穆丽尔·詹姆斯 (146)
- 英雄崇拜 ● 卡莱尔 (148)
- 持镜的孩子 ● 尼 采 (150)
- 少妇的梦 ● 西曼佗 (153)



藤野先生



鲁 迅

东京也无非是这样。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，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“清国留学生”的速成班，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。也有解散辫子，盘得平的，除下帽来，油光可鉴，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，还要将脖子扭几扭。实在标致极了。

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，有时还值得去一转；倘在上午，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。但到傍晚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，兼以满房烟尘斗乱；问问精通时事的人，答道，“那是在学跳舞。”

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
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。从东京出发，不久便到一处驿站，写道：日暮里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，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仙台是一个市镇，并不大；冬天冷得利害；还没有中国的学生。



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。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“胶菜”；福建野生着的芦荟，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，且美其名曰“龙舌兰”。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，不但学校不收学费，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，初冬已经颇冷，蚊子却还多，后来用被盖了全身，用衣服包了头脸，只留两个鼻孔出气。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，蚊子竟无从插嘴，居然睡安稳了。饭食也不坏。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几次三番，几次三番地说。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难却，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。于是搬到别一家，离监狱也很远，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。

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，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。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学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，八字须，戴着眼镜，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，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，向学生介绍自己道：

“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……。”

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。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，那些大大小小的书，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。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；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，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，



并不比中国早。

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，在校已经一年，掌故颇为熟悉的了。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。这藤野先生，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，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；冬天是一件旧外套，寒颤颤的，有一回上火车去，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，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。

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，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。

过了一星期，大约是星期六，他使助手来叫我了。到得研究室，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，——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，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。

“我的讲义，你能抄下来么？”他问。

“可以抄一点。”

“拿来我看！”

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，他收下了，第二三天便还我，并且说，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。我拿下来打开看时，很吃了一惊，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。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，都用红笔添改过了，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，连文法的错误，也都一一订正。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：骨学，血管学，神经学。

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，有时也很任性。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，翻出我那讲



义上的一个图来，是下臂的血管，指着，向我和蔼的说道

“你看，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。——自然，这样一移，的确比较的好看些，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，实物是那么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现在我给你改好了，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。”

但是我还不服气，口头答应着，心里却想道：

“图还是我画的不错；至于实在的情形，我心里自然记得的。”

学年试验完毕之后，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，秋初再回学校，成绩早已发表了，同学一百余人之中，我在中间，不过是没有落第。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，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。

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，他又叫我去，很高兴地，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：

“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，所以很担心，怕你不肯解剖尸体。现在总算放心了，没有这回事。”
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。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，但不知道详细，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，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，还叹息道，“总要看一看才知道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有一天，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，要借我的讲义看。我检出来交给他们，却只翻检了一通，并没有带走。但他们一走，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



信，拆开看时，第一句是：

“你改悔罢！”

这是《新约》上的句子罢，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。其时正值日俄战争，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，开首便是这一句。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，爱国青年也愤然，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。其次的话，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，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，我预先知道的，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。末尾是匿名。

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。因为要开同级会；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，末一句是“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”，而且在“漏”字旁边加了一个圈。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，但是毫不介意，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，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。

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；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，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，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，发表出来。终于这流言消灭了，干事却又竭力运动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。

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，分数在六十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。第二年添教霉菌学，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，便影几片时事的片



子，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。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：给俄国人做侦探，被日本军捕获，要枪毙了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；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。

“万岁！”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

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们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，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但在那时那地，我的意见却变化了。

到第二学年的终结，我便去寻藤野先生，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，并且离开这仙台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说话，但竟没有说。

“我想去学生物学，先生教给我的学问，也还有用的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，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，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。

“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，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。”他叹息说。

将走的前几天，他叫到我他家里去，交给我一张照相，后面写着两个字道“惜别”，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。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，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。

我离开仙台之后，就多年没有照过相，又因为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便连信也怕敢写了。经过的年月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



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，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。从他那一面看起来，是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了。

但不知怎地，我总还时时记起他，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一个。有时我常常想：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诲，小而言之，是为中国，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；大而言之，是为学术，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。

他所改正的讲义，我曾经订成三厚本，收藏着的，将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，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，失去半箱书，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。责成运送局去找寻，寂无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，书桌对面。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勇气了，于是点上一枝烟，再继续写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

十月十二日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。）



范 爱 农



鲁 迅

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：
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，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，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，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，又不专看教科书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，他留学回国之后，在做安徽候补道，办着巡警事务，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，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，徐锡麟是被挖了心，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，筹集川资；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撕乌贼鱼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后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

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，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~~~~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；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